

# 巴音河畔的碑魂

(悼念青年诗人海子)

◆王明政

七月的巴音河畔  
已被诗笔笼罩  
碑林汇聚吟诵诗歌  
在隆重悼念青年诗人  
海子  
传说中的姐姐  
让诗人雨夜凄淋  
草原 戈壁失去应有繁荣  
更没有美丽的星空  
今日将德令哈要还给诗人  
海子诗歌陈列馆的歌声  
让诗人安卧梦中静听  
巴音河畔二十七年的夙愿  
盐花 麦浪齐来追寻  
怀念失去的抒情  
德令哈不在荒凉  
我们在这里告慰碑碑的主人  
冥冥中的灵魂不再失眠  
沙漠 草原 情人湖  
共同伴你  
牦牛 羊群  
感谢你留给高原的精神  
柏树林 油菜花 麦浪在朗诵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永远的记忆  
巴音河畔魂碑石林  
多种语言声音  
赞诵着诗人  
等你重返柴达木  
再访德令哈春暖雨晴  
小城不再孤独  
麦浪 油菜花  
在夹道欢迎贵宾  
祝福九泉下的诗魂  
永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天峻西王母石室散记

◆王晓峰

传佛教的菩萨神灵,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神灵全都挂着或白色或黄色的哈达,大殿两边还有藏家女子绣制的巨幅唐卡,手工之精美令人赞叹。

往后去,就是西王母石室了。大殿和石室连接的走廊上,还有一排转经筒,老张说,这些经筒表记刻有嗡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依据藏传佛教的教证,凡转动经筒一回,等于诵读了一遍内藏经文。为了表示虔诚,我们依次每人分别转了一遍经筒。

西王母石室在一个形似圆锥体的独立小山内。据说,洞口两侧原有用108块长1.5米,宽0.8米,高0.8米的长方体青石块砌成的长方形围墙,围墙正西中间留有通往洞内之正门,正门两侧分别设有相对称的两个小门。这108块石块,表示对应《甘珠尔》大经108部,遗憾的是,这些石块在修筑铁路时用做路标而被搬走了,内室中还有一个自然形成的石炕,洞壁由多种图形的石灰岩镶嵌而成,随意又精妙。

关于西王母,根据现存史料记载,西王母有三种身份:其一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人;其二是历史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其三是神话传说中的神仙。认定作为人的西王母在历史上存在过,根据《史记》和《竹书纪年》的记载:上古时代,西王母就与中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黄帝时,西王母骑白鹿来献白环”。“尧封独山,西见王母”。“舜从天德嗣尧,西王母献白玉瑱”等。《史记》和《竹书纪年》是公认的信史,这两本书都记载的事,可信度应当是比较高的。由此可见,西王母应该是一位或者多位容貌出众、才华横溢、有着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但《山海经·大荒西经》和《穆天子传》还记载了西王母和周穆王交往的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穆天子就是周穆王,姓姬名满,是西周第五位君主,公元前10世纪时曾乘八骏神车巡游西方,使中原和西域的联系日益密切。《穆天子传》是这样说的:公元前985年,周穆王带着白圭、玄璧、绶罗绸缎等礼物,来到美丽的青海

湖畔,会见了西王母。西王母也向周穆王赠送了礼品,并在瑶池旁设蟠桃宴,盛情款待这位来自东方的君王。西王母是一个高傲、尊贵的美丽女神。她的心中也怀有缱绻柔情,尤其是见到西行而来神武威猛的穆天子后,心中暗生情愫。高兴之余即席作唱,这就是堪称河湟第一史诗的《白云歌》。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如果翻译成白话就是:“白云高高悬在天上,山陵的面影自然显现出来。你我相去,道里悠远,更阻隔着重重的河山。愿你身体健康,长年不死,将来还有再来的一天。”西王母这是在问穆王,迢迢西路,相隔万里,何时还能再相见呢?穆天子答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愿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意思是:“我回到东方的国土,定把诸夏好好地治理。等到万民都平均了,我又可以再来见你。要不了三年的时光,又将回到你的郊野。”天子心系治国安邦大事,便委婉承诺三年之约。由此看来,西王母不仅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还算一个有着一颗玲珑心、聪慧柔情的女部落首领,西王母和周穆王的交往,也算一段千古缠绵的风流佳话。

关于西王母,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很难一下子分开,但这些记载从时间上看,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西王母不可能长寿到跟轩辕、尧舜、周穆王等历代中原帝王都有交往的地步。老张说,其实,被无数神话光环笼罩的西王母并非生来就是天仙,而是青海湖以西游牧部落的女酋长。

据说,五千多年前,在青海湖周围广袤的草原上,存在着一个尚处在母系氏族时期的游牧部落,被称为西王母国。这个西王母国的中心,就在现在的天峻一带。这个国家延续时间很长,从黄帝时期开始,直到西周末年才告结束。当然,它在前期不一定是个国家,而可能只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部落。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假设,西王母仅仅是这个部落

(国度)的首长(或者君主)的称号,并不是特指哪个人,这样,是不是就顺理成章了。

关于西王母的人神之辩,老张说,民间传说还有另一种解释:中国传统中的许多神仙,都是凡人变的,而不是为神所生的,如太上老君、吕洞宾、何仙姑、曹国舅等。西王母会不会同她们一样,是一个由人而神的形象呢?

在时光流逝中,石室被人们赋予各种传说,石室主人的身份,更显得扑朔迷离。现在,多数研究者认定的石室主人,就是西王母,据说,两王母在这里接待宾客和发号施令。这和《汉书·地理志》中“西海郡之西有西王母室”的记述是吻合的。

石室内烛光很暗,因宗教的气氛太浓郁了,我在里面没有多停留,就走了出来。出来后,老张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平顶的山峰让我看,随后,老张又指着石室所在的这座山说,如果放在平顶上会怎样?老张说,据国家有关部门测量,西王母石室这座山底部和那个平顶山顶部的形状及面积是一模一样的。

真的?我不禁吃惊地长大了嘴巴。老张点点头说,西王母石室当地人又称二郎洞。那个平顶山传说是当年孙悟空大闹天空的时候,二郎神和孙悟空斗法时,被二郎神的三尖两刃刀削下来的。我不由为大自然的神奇感到惊讶!“古传二郎削山峰,移此侍奉王母宫”。平时不善言谈的老张竟随口吟出这么一句。

离开石室的时候,我看见西王母石室门前的一行行经幡,在猎猎的寒风中摇曳不止。“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时,我也不由地想起李商隐《瑶池》中的几句诗来。

周穆王远我们而去,西王母亦远我们而去。但幸运的是,经历了数千年中的雷火、地震、兵燹等天灾人祸,西王母石室还在这里耸立着,还可以供人们凭吊,静思默想过去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以及瑶池相会等一个个美丽的传说故事。



# 2015 的夏天

冯尚玉

“时令已近夏至  
乙未年端午刚刚离去  
身上那冬日的衣服  
仍旧不能脱去  
是因为体弱的缘故  
还是高原那多变的天气  
那一股凛冽的风  
犹如二月的春风般刺痛  
南方的城池被洪水浸泡  
北方的大地上寒流侵扰  
电视新闻里一遍遍推送的  
厄尔尼诺现象功不可没  
脱不了冬日的衣裳  
行走在六月的街巷  
冉冉飞絮如同三月的绵雨  
行人的脸上滚涌荡荡  
夏至日本已经炎热

可身上的冬衣不能脱去  
多变而又善变的天气  
在高原上平静的演绎”

这是2015年夏至的头一天所写的《夏至时还未脱掉冬衣》。夏至是夏季的第四个节气,预示着有一半的夏天已经过去,后面行将进入炎热的时候。可是,这2015年的夏天,自入夏以来,便受那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南方多地不是发生城市内涝,就是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而北方地区又受寒流侵扰,总是阴冷不定,尤其格爾木更是如此。

立夏之后的格爾木,与那二八月的天气几无差别,有时比之二八月还甚。我写完上面的诗没几天,那阴浓不晴的天纵然带来2015年格爾木的第一声雷鸣,从此也迎来了断断续续的降水,偶尔是整夜或整天,真还难以说清。但受

那雷声的感染,又写了  
“没有太阳  
仲夏的热浪仍在奔涌  
短短几分钟的路程  
汗水已浸透了衣襟  
刚刚打开紧闭了一天的门  
突然一阵沉闷的响声把我惊醒  
这是夏至不久的格爾木  
我听到的一年一度的第一声雷鸣  
热浪是暴雨的信号  
雷声是降雨的前奏  
海拔接近三千米的格爾木  
端午后的第一声雷鸣  
该是降雨的前奏还是暴雨的来临”

那时6月27日,夏夏天离过半也不远了,坐在屋里比深秋还冷,是我在格爾木28年的生

活、工作经历中从未遇到的天气现象。  
几年前从报道中看到,柴达木盆地的气温比20年前升高了2摄氏度,以后还在逐年升高和据科学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每年以4厘米的速度向东移动。当时我想,四厘米,对人类的肉眼而言,几乎等于零。可是,它对气候的影响那是不言而喻的,再加上这个地方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和绿树的增多,气候的确比以前好了许多。记得当年初到格爾木时,那稀稀拉拉的街道两旁,既无多少房舍,也无多少树木,吹起风来,能把瘦点的人可以吹跑。可如今不同了,城市里高楼林立,街道上树木成荫,象今夏这样连绵不断的降水,在格爾木60余年的建政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那连绵的降水的确令人烦恼,从6月25日断断续续地下到7月3日时,因缠绵的雨水和4月份在西安遇到的连绵的雨,想到在离开老家

的28年里何曾见过如此的雨水,于是便提笔写下了《雨的感念》的散文。雨是一种欣喜、一份滋滋,不论何时何地,它对植物的成长是极有作用的。但那连绵的淫雨,对人类而言,就如同前文所述,带来的无尽灾难,有时会防不胜防。

持续了近十天的降水,于7月9日终于放晴。晚间,在格爾木那碧蓝的天空里还能见到几颗稀疏的星星,它们眨巴着眼睛,像是在观看人类对雨后气象的反应,但城市上空能看到少有的星星,这已是现代社会罕有的奇迹。

很难让人脱掉冬衣的反常夏天,但愿从这晴天的到来而变得正常。然而,事又凑巧,昨晚刚看到今年第十号台风“莲花”已登陆广东造成灾害,第九号台风也已逼进沿海地区,预知台风经过的地方已做好迎接台风的挑战。不知这厄尔尼诺现象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反常?  
——乙未年五月廿五于格爾木

## 第五章 长江源,见证我们的大爱

### 实现定居 历史的跨越

去年7月的时候,刚开始建房的时候,我采访了他。

2012年8月28日房子建好搬进去的时候,我又采访了他。这位坚实的康巴汉子给人的印象极深,也体现了康巴人热情好客的一面。到家里就端出牛肉干、酸奶,还有糖果、饮料等,很随意地和我们攀谈起来。

谈起2010年的事情,他说:“地震后,房子裂开了,住的地方也没有了,我们就搬到帐房里,房子里不敢住,我的房子是1984年盖的,这次地震后,出现了裂缝,党和人民对我们非常关心,给我们盖房子。”

“什么时候搬进来的?”  
“去年10月28号。”  
“房子是多大的?”  
“80平米的。”  
“你自己掏了多少钱?”  
“我们一分钱没有掏。”  
“我们援建工作怎么样?”

“你们海西援建抓的紧,特别是王觉东抓的紧,速度和质量都抓的紧,速度和质量都没啥说的。”

“你现在收入怎么样?”  
“现在也没有什么收入,就是靠退休工资,但是生活还算可以吧。”

索南诺布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冬天经常在炉子跟前烤,所以也很麻烦,夏天还可以。

“老王这个人好,感谢不尽,我们的房子修得好,这主要是王主任的关心下修起来的,他就像修自己的房子一样负责。”  
然后又介绍了家里的情况,一边关照我们吃喝。

在治多县,不论到谁家,主任都热情好客,端出风干牛肉,端出奶茶,让人很感动。

索南诺布说:“不管是干活的民工,还是援建的干部都是非常负责的,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里不容易。我们现在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一分钱不

掏,多么幸福,这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好处。一个是你们援建干部负责,一个是民工们负责,给我们盖了这么好的房子,太谢谢你们了。我说:“今年是第二年,到明年这个时候就全部完成了。”  
“是不是?”  
“就是。”

“你们走了我们会想念你们,你们闲了来看看我们噢。”

“以后有时间我们来看看。”  
“其它工作没有什么,就是这个盖房子就是难搞得很,有时候老板不听话。有些人软一些不行,硬一点也不行。很难。”索南诺布的汉语还算是很好的,表达也很清楚,我们采访也容易,说起来还滔滔不绝。

据他介绍,他的老婆原来就有牛羊和草场,但是为了多拿上两毛钱,就转为城市居民户口,后来失去了分牛羊和草场的机会,十分惋惜。现在来说有草场的人有虫草收入,有牛羊的也不用

卖肉,而他现在只有靠一个人的工资。令他欣慰的是,他的一个女儿和儿子都有工作了,儿子在治梁乡当副乡长。

当谈起他的表哥索南杰达时,他很惋惜地说:“他为了保护藏羚羊牺牲了,家里人经常想他,没有办法就搬出这座房子,到别处去住。”

他还领我们参观了他的佛堂,里面供奉着贡萨寺十九世秋吉活佛,还有其他佛,而且很高兴地介绍了秋吉活佛,眼中充满了无限的敬仰。

在他的正屋大堂里,悬挂着十世班禅的像,还有毛主席的像,他对共产党很感激,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和全国人们的支援,我们也住不上这样好的房子。”

还有一户居民住房在建的过程中因为质量问题被推倒重建了,现在已经盖起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专门采访了这家人。

走进院里,恰巧女主人出来,我就

站在院子当中,问道:“你们家的房子盖的怎么样?”

“好着呢。”回答的是他的儿媳。

“去年你们的房子是怎么推倒的?”

“质量不行,砖里没放水泥沙子。我们汇报了王主任,后来叫老板推到重新砌墙。”

“现在盖的怎么样?”  
“现在房子盖得比较好。”  
“原来你们住的什么房子?”  
“是两间土房,现在是砖房,电也安装了,我们自己装修了,非常好。”

我看见院子当中有一口井,就问:“现在你们还吃井水吗?”

“是的。”  
“自来水没有吗?”  
“现在还没有,今年已经修了自来水厂,但是还没有通。”



◆郭占雄著  
在玉树援建的日子里  
青海人民出版社